

张恺帆“反党联盟”案考辨(下)

宋霖

七、解散六千农村公共食堂。“雷公”的由来。“两开放”。“群众饿得这样，死人无所谓，干部熟视无睹，不讲党性，首先要检查人性！”

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也遭到部分干部的反对和抵制。1959年7月12日晚，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对张恺帆说，汤沟公社七洲大队食堂办得好，是“雷打不散的”。张恺帆说：“之所以要吃饭还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食堂是办得好的。如果七洲办得好，可以总结经验，予以推广。”

13日晨，张恺帆在县委书记处书记谢永康陪同下，到七洲调查。确实食堂没有断炊，还有人在里面吃面条。但是，农民纷纷赶来反映说：“就他们干部和干部亲属有吃的，哪有我们社员的份啊！”张恺帆说：“这些所谓‘办得好的食堂’是对少数人办好了，立即停办！”当天，该大队41个食堂就垮掉了36个¹。张恺帆一行又去当年“六洲暴动”旧地调查，召开大队书记会议。结果，六洲公社481个食堂三天就解散了447个²。全县人民欣喜不已，奔走相告。到15日，全县6069个食堂“一风吹散”。还剩下120个没散，但没敢报告，怕张恺帆知道，被公社干部隐瞒了”。后来，在批判张恺帆时，有人编造了“张恺帆错误言论”：“什么雷打不散？我就是雷公！看看打散打不散！”^{3/4}

为了全面反映无为情况，张恺帆打电话请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陆学斌派两个同志到无为，协助写成《无为县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张恺帆在这份材料上批语道：“是否作为内部参考，请陆学斌同志提请省委决定。”^{5/6}但是，这种正常的工作配合，后来成为被打成“张、陆反党联盟”的主要证据之一。

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已在酝酿之中。

就在彭德怀在庐山给毛泽东写信(即所谓“万言书”)的第二天，即7月15日，连着发生了三件事。第一件，省委书记处一位候补书记和芜湖地委第一书记到达无为，他们不与张恺帆接触，由正对张恺帆强烈不满的姚奎甲陪同，将张恺帆调查过的公社、大队、小队全部重新“调查”了一遍，并于5天后写出了一篇与张恺帆报告内容完全相反的报告，上报省委^{7/8}。第二件，张恺帆在省委工作组会议上，激愤地说：“领导作风，听好的不听坏的。反映真实情况、讲真话的受辩论，是‘扛白旗子’。说假话的‘有干劲’。上下不讲真话，正气下降，邪气上升。群众饿得这样子，死人无所谓，对这样情况，干部熟视无睹，不讲党性，首先要检查人性！”^{9/10}第三件，张恺帆给省

委和曾希圣写了第二份报告,提出:“现在几乎所有水面(包括行水沟)都被水产部门和社、队养鱼,禁止捕捞,社员毫无活动余地,市场上也无鱼虾供应,群众很有意见。我意应当把行水沟全部开放,允许群众利用早晚闲散时间,张捕点鱼虾,以调剂生活,改善营养,活跃经济。”⁹这个意见后来被概括成“两开放”,即:开放水面,开放自由市场。

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在庐山的曾希圣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处,要求通知张恺帆快回合肥,不要再调查了。书记处没有通知¹⁰。

反调查使张恺帆无法工作。7月22日,他在全县公社书记会议上讲话,动员双抢,并说:“你们的作风要踏实些,不要再吹牛皮了。”还说:“总的讲,你们的工作是八个字:成绩不小,问题很多。对造成恶果的干部要处理,但要放在以后。当前要全力抓生产。”¹⁰

7月24日,张恺帆返回合肥。在此前一日,毛泽东在庐山发动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列席庐山会议的一位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赶回合肥,组织发动了对张恺帆的错误批判¹¹。

8月1日晚,中共安徽省委常委会议在合肥稻香楼召开,批判张恺帆。批判迅速升温,而且不准他辩解。2日晚,继续批判。3日晚,批判会扩大范围,两份材料掷到张恺帆面前,一份是中共无为县委8月1日报地委和省委的《对张恺帆同志提出的“三还原”在无为县造成混乱的情况报告》,另一份是中共芜湖地委8月2日19时加上的按语式的信。

批判变成了声讨,张恺帆的无为之行成了“大闹无为二十天”、“反党反社会主义”、“攻击人民公社”、“煽动群众闹事”、“地主倒算”、“捏造事实向党进攻”、“揭无为的盖子就是揭省委的盖子,要把我们搞垮!”¹²

4日,中共安徽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将芜湖地委和无为县委的报告作为附件,派专人送往庐山¹³。此时的庐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已被强加“反党”罪名,蒙受劫难。安徽省委的这份材料,提供了庐山之外唯一一个省委书记的“反面典型”,被轻轻地放在毛泽东住所美庐二楼那张写字台上。

八、毛泽东批语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安徽省委定案:“反党联盟”。开除出党。扫地出门。激愤的诗人。

8月10日,毛泽东在安徽省委的报告上写了批语。李锐后来评述道:“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¹⁴

批语全文如下:“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那些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原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时,他们是乐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高岗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

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面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办几年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的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得小而又小。一定要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¹⁵

批斗张恺帆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千人到上万人。在无为县也召开了各种规模的声讨会，株连甚众。

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比中央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要重得多：第一，不再称“同志”，第二，不保留任何职务。《决议》宣布：“将张恺帆开除党籍，撤消副省长等职务，并责令其交代包庇反革命分子及其他重要问题。”对陆学斌“决定给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撤消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副省长等职务，并交组织部门继续审查，同时责令其彻底交代。”¹⁶接着，张恺帆由行政7级降至11级。他的爱人、新四军老战士史迈，本与无为事件无关，也被行政降两级¹⁷。

19日夜，张恺帆枯坐斗室，直至天明。他将满腔忠烈之情和孤愤之慨倾注进诗中：神差鬼使到无城，（张恺帆自注：饥神饿鬼。）为报真情获罪人。五十一天伤乱箭，万千张口说曾参。无心偏惹三还恨，有口难吹七字尘。（七字：反党反社会主义。）北望都门泥首拜，不难化骨见忠贞！¹⁸

9月下旬，张恺帆全家被扫地出门，去淮北濉溪县甘家口林牧场劳动。汽车北行，四野凄清萧瑟，入党31年的张恺帆百感交集：“三十一年还旧我，一肩行李出庐阳。鳧长鹤短谁争得，自有春秋玉尺量！”¹⁹

九、还要定他是“内奸”。被捕，囚禁207天。他绝不屈服，诗中写进呐喊：“民怨已冲天！”

1959年11月底，张恺帆被诱捕，秘密押送回到合肥，关进市郊和尚岗一幢小楼内，由四五十名解放军战士看守²⁰。原来，光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经不够了，还要定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在派出大批人员外出调查他的历史的同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轮番审讯。经抗争，他获准看报纸、获准写简单的家信。但信件全被看管人员送到数百华里外的皖西六安林场邮寄。在淮北的家人都以为他在六安²¹。12月12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人民检察院提请“依法批准逮捕张恺帆。”²²同日，检察院复文，同意逮捕²³。至此，他已全无反顾！当办案人说他在国民党监狱坚持斗争是“与国民党演双簧戏”时，他拍案而起，厉声痛斥。办案人冷笑说：“你落到这种田地，还敢发脾气呀！”张恺帆说：“要是我还是省委书记，你敢！”²⁴

张恺帆被囚禁207天，什么问题也没找出来，只好放他回家。回到淮北，家已搬到相山矿务局宿舍区。他得知亲友都遭到残酷迫害，有6人惨死。张恺帆精神上陷入极度痛苦，加上严重的营养不良，他得了浮肿病。此时，他“犯错误”的真相已在淮北传开，广大干部群众对他十分同

情，都劝慰他放宽心，多休息，多保重，干不干活都可以²⁵。

国民经济非常困难，人民在挨饿，路有饿殍，省领导却决定在岳西县石关镇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别墅群。张恺帆得知后，奋笔写下了《书愤》：画栋深山里，哀鸿大路边。石关关不住，民怨已冲天！²⁶ 尽管苦难饱经，他忧国忧民的凛然正气和刚烈秉性未有丝毫更改。在那个年代，象《书愤》这样的诗，不是谁都写得出、而且敢于写的。

十、转机。“他当了四省省长！”与老战友曾希圣重逢。曾希圣十分吃惊：“这些事我不知道啊。”平反前后。

1960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久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并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²⁷。安徽问题反映日趋强烈，华东局派魏文伯到安徽调查，发现“饿、病、逃、荒、死”严重，也听到许多人说张恺帆因为如实反映情况而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张恺帆的政治生命出现了转机²⁸。

1961年1月，省委派车把张恺帆全家接到合肥，要他去铜陵担任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消息不胫而走，人们按自己的愿望对消息进行加工。于是，无为农民奔走相告：张恺帆官司打赢了！当了四省省长！又要来无为了，现在照他那样干了！”弄得一负责人不得不于1月29日专门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上辟谣²⁹。

2月18日至3月4日，省委领导在地市县委书记会上对三年来的错误作了检查³⁰。

张恺帆在铜陵浮肿不愈，写信给曾希圣，要求去黄山疗养，曾希圣立即复信同意。7月，他又要求留在黄山当个办事员。曾希圣复信慰勉，要他和史迈一道回省城工作³¹。

历经磨难的张恺帆夫妇，在江淮旅社（今华侨饭店）的一间套房里，与战争年代同战斗、共生死的老战友曾希圣，重又见面了。曾说：“老张，这一次怎么样？”张说：“我有错误。”曾说：“错在哪里？”张说：“错在停办食堂时给省委写报告，还没有得到同意，我就先执行了。虽是情况紧急，要救人，但也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曾希圣说：“老张呀，我们也有错误。”张说：“处理我个人，我没有话说。株连了许多同志，有的被整死，有的开除了党籍。还整死了我家许多人，其中我的表兄王试之你是熟识的，抗日战争中你常住在他家。”曾希圣十分吃惊，说：“这些事我不知道啊。”曾希圣对在座的一位书记说：“你负责复查一下，该平反的平反，该抚恤的抚恤！”又对张恺帆说：“你在黄山不恰当。你喜爱文艺，就到省文联当副主席吧。党籍没有问题，让我做做工作。”临别，曾希圣对在座的书记说：“我这几天去上海开会，你负责给老张找个房子，房子要好一点的！”³² 11月，张恺帆全家返回合肥。曾希圣去上海开会后又去北京，再也没回安徽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刘少奇代表中央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自1月30日起，与会的安徽省地、市、县委负责人，揭发了安徽省委、首先是曾希圣的错误，并在大会结束后延长两天揭发问题³³。2月9日，中央任命李葆华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³⁴。7月20日，经中央监委批准，中共安徽省委宣布：撤销《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恢

复他们的党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了工资³⁵。张恺帆将补发的钱全部交了党费³⁶。

在对犯错误干部处理问题上，张恺帆取宽厚宽容态度。李葆华征求意见时，他说：“错误的东西是从上面来的，中央应负主要责任。安徽问题这样严重，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至于其他同志，批评一下，检讨一下，就行了。”省委原拟开除姚奎甲的党籍，张恺帆不同意，他说：“他敢那样胡搞，是因为上面有人支持。我认为留党察看较为妥当。”³⁷

“七千人大会”后，中共中央派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副部长张启龙等先后到安徽调查，发现问题严重。结果，对省委班子作了大的调整，少部分保留，其余或降职，或调离安徽，或给予处分³⁸。

这次调整，是解放后安徽省委领导层第一次大规模变动。干部队伍中原有的、在战争年代生死与共并肩战斗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总体上的和谐，被打破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留下了创伤，更在人与人之间留下了隔阂、戒备、甚至怨忿。错整了人的，有组织因素和个人因素的交织。被错整的，往往面临历史和现实的纠葛。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次运动都不会春水无痕。这些痕迹的扩大、延伸和加深，乃是造成干部队伍不和谐、貌合神离、错综复杂的主要原因。“安徽复杂”由是而生。由此严重阻滞了革命事业的发展，是令人痛惜的。

党的近80年的历史早已证明，党内不会纯粹，既有党性强弱、觉悟高低之别，也有忠奸、善恶之分。我们已经对“文化大革命”给干部队伍建设造成的严重破坏，有了重视和认识。但是，对以“五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时期干部队伍建设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却至今缺乏重视和研究。这正是我们党纠正“左”的错误特别困难的症结所在，也是“五风”至今不灭、在许多地方还很严重的症结所在，更是“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谬见得以维系的症结所在。

1956年安徽全省有干部22.59万人，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反右倾”错整整掉数万人，但到1959年底干部总数仍猛增到36.16万人³⁹，增加了13.57万人。在许多忠贞正直的党员被开除出党或者受到处分的同时，大批在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表现积极的人入了党。对这一时期党的组织状况怎么看？“七千人大会”后改组的中共安徽省委于1962年7月4日发出《关于暂时停止接收党员的通知》，明确指出，1958年以来接收新党员单纯追求数量，忽视了质量，需要集中精力巩固党的组织⁴⁰。同年10月25日至12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党的建设和干部问题，会议认为，党的1700多万党员大多数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但是，严格地说，“大约有15%到20%的人不具备党员条件。”⁴¹这个比例是255万到340万人，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于历史局限被“五风”严重腐蚀和毒害的党员队伍和干部队伍没有得到应有的组织清理和思想整顿。中“五风”毒害较深的人从此以宁“左”勿右为行为准则，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共和国的列车在“左”倾轨道上加速奔驰，直到冲进“文革”泥沼。

张恺帆“大闹无为”事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彭、黄、张、周和其他被错误打击的同志比较，张恺帆1962年即得平反，是幸运的。

注释：

¹ ° » ¼ 中共无为县委：《对张恺帆同志提出的“三还原”在无为县造成混乱的情况报告》（1959年8月1日）。

- ½ 《张恺帆写的 内部参考 》(1959年7月)。
- ¾ 《宋孟邻同志关于无为工作情况的报告》(1959年7月20日早晨于襄安)。
- ∶ 《张恺帆同志在省委工作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15日)。
- À 《张恺帆同志关于无为县工作情况向省委的第二次报告》(1959年7月15日于无为城)。
- Á 11 12 《张恺帆的申诉》(1962年3月22日)。
- 10 《张恺帆同志在无为县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2日)。
- 13 17 20 21 24 25 28 31 32 36 37 38 笔者从1987年2月24日到12月28日采访张恺帆笔录,全部经张恺帆审阅修改。
- 14 15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 16 《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1959年9月19日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通过)。
- 18 19 26 张恺帆著:《张恺帆诗选》,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新1版。
- 22 安徽省公安厅函(1959年12月12日)。
- 23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复函(1959年12月12日)。
- 27 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
- 29 《高鸿同志在无为县五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29日)。
- 30 33 34 35 40 潘惟孝主编:《安徽四十年大事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 39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编《安徽省情》,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
- 41 赵生晖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本文作者 安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合肥 230000)

书林一叶

《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本书以历史的眼光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进行较全面的介绍和评析,是一部兼具学术史料功能与学术信息功能的史学理论著作。这项研究课题对提高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其重要作用自不待言,主编之一的张注洪在绪论中认为,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状况展开历史考察,第一有助于了解国外在此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所达到的水平;第二有助于中外的国际学术交流;第三有助于国内研究更好地吸收国外研究成果,以提高国内此一学科的研究水准。由于国内对国外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存在着诸多不足,如了解不够全面、信息不够及时、评析引介不当等等,因而对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状况进行述评,可以在理论高度把握此领域的基本状况,更好地将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引入学术界。例如:可加强评介高质量的学术作品,更全面及时地提供学术信息,提高国内对国外学术成果的评论质量。因此,本书的出版,在这方面将会起到有益的作用。本书分为四章,前三章分别介绍苏联(俄罗斯)、美国、日本在中国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状况及成果,第四章则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研究情况。最后附有上述各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者的简介。全书分别由张注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万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美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梁怡(北京联合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撰述。学术著作出版不容易,本书1998年10月的后记提到,本书是在完成三年后才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字数300千字,印数2000册,定价18.00元。(骆墨)